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韻語陽秋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 王 璣

謄錄監生臣 趙位堂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九

韻語陽秋

詩文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韻語陽秋二十卷宋葛立方撰立方字常之自號嬾真子丹陽人紹興戊午進士官至吏部侍郎是編雜評諸家之詩不甚論句格工拙而多論其意旨之是非故曰陽秋用晉人語也其中如偏重釋氏謂歐陽修

夢見十王得知罪福後亦信佛之類未免虛  
誣議屈原自沈為不知命之類未免偏駁論  
李杜蘇黃皆相輕相詆未免附會以江淹雜  
擬赤玉隱瑤溪句為謝靈運之作以蘇軾老  
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句為杜甫  
之詩以李白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  
元暉句為襲鄭谷之語亦未免小有舛誤然  
大旨持論甚正而不至如劉履諸人以理談

詩之迂濶在宋人詩話之中猶為善本也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韻語陽秋原序

懶真子既上宜春之印歸休於吳興泛金溪上我先人之弊廬歸愚識夷塗游宦泯捷徑湛然胷次不掛一絲而多生習氣尚牽蠹簡雖不能如毛萇鄭康成泥虫魚之注又不能如虞卿李德裕著窮愁之書未語王氏之青箱懶問董生之朱墨獨喜讀古今人韻語披吟紬繹每畢景忘倦凡詩人句義當否若論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若背理傷道者皆為說以示

勸戒書成號韻語陽秋昔晉人褚裒為皮裏陽秋言口  
絕臧否而心存涇渭余之為是也其深愧於斯人哉若  
孫盛檀道鸞鄧粲各有晉陽秋是皆不畏人斲天刑率  
意而作如昌黎公所云者也余也非唯不敢亦不暇隆  
興甲申中元丹陽葛立方書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一

宋 葛立方 撰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未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為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望目無

膜爾鼻無垓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泯然  
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  
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  
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  
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又曷嘗以難  
解為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  
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  
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剗目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駿誰翦剔是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今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

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招飲詩云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懷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云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境自有悲喜而初不

能累無情之物也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敵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矣

杜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清門則知老杜於當時已為詩人所欽伏

如此殘膏賸馥露丐後代宜哉故微之云詩人以來  
未有如子美者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  
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  
恨久陰江閣卧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  
兼暖腹誰欲致杯罍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  
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

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  
惜蘭芳解劒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  
此格如毛遂不墮井魯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  
感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湏狀難寫之景於目前舍不盡之意于  
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於洪州詩云沙  
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  
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

密州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秘校云江水幾  
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梅聖俞五字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處甚多如碧  
瀾亭詩云危樓喧晚鼓驚鷺起寒汀初見淮山云朝  
來汴口望喜見淮上山送俞駕部云何時鷁舟上遠  
見爐峰迎送張子野云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和  
王尉云度鴈不曾下新文誰寄評晝寢詩云及爾寂  
無慮始知機盡空如此者不可勝舉詩家謂之十字



格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老杜亦時有此格放船詩  
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對雨云不愁巴道路恐  
濕漢旌旗江月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

杜甫客夜詩云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泛  
江詩云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  
佳故杜兩言之與淵明所謂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  
迫同意

退之贈崔立之前後各一篇皆譏其詩文易得前詩曰

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後詩曰文如翻  
水成初不用意為二詩皆數十韻豈非欲刻薄於易  
語之人乎前詩曰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  
筍後詩曰每旬遺我書竟歲無差池有以知崔於韓  
情義之篤如此也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  
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  
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

篇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尊酒重與細  
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  
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為問因何太瘦生只為  
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韓筆  
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  
合續弦膠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  
望耶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憂集日

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徃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為後人之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麤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徃徃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豎子至云粗黎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藍紅相對

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學詩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前更謝依劉客雪後空懷訪戴人和杜侍御云因過石城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劉又送林處士云鏡中非訪戴劍外欲依劉寄三州守云花深稚榻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讌又云賓館盡開徐稚榻客帆

空戀李膺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野蜜尋麝采生香  
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蜜品柏麝留香松江詩云晚  
色千帆落林聲一鴈飛深春詩云故里千帆外深春  
一鴈飛又寄盧郎中并贈閑師皆以庾樓對蕭寺見  
於其他篇詠以楊柳對蒹葭以揚子渡對越王臺者  
甚多蓋其源不長其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  
渺宜哉杜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  
自讀書始

常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逕之外如遊溪詩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詩春水不生烟荒崗筠翳石詠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故白樂天云常蘇州五言詩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人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却愛常郎五字詩

孟郊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挈此磷磷溪大行橫偃脊百里芳崔嵬等句皆造語工新無

一點俗韻然其他篇章似此處絕少也李觀評其詩  
云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觀二謝許之亦太甚矣東  
坡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食螳螂竟日嚼  
空螯貶之亦大甚矣

太平廣記載宋之問於靈隱寺夜吟詩未就聞有人云何  
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莫知何人人有識之  
者此駱賓王也是時賓王與徐敬業俱隱名同逃已  
暮年矣而集中有江南送之問詩云秋江無綠芷寒



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兗州餞之問詩  
云淮陽泗水北梁甫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尊綠蟻  
空其相習如此不應暮年相遇於靈隱寺云不相識  
也蓋是賓王逃難之時之問不欲顯其姓名爾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內好用二字相疊然荀鶴多用  
於前後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荀鶴詩云文星  
漸見射台星昨謁朱門謁孔門常仰門風維國風忽  
地晴天作雨天猶把中才謁上才皆用於散聯鄭谷

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潛然是偶然自為醉客思吟  
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塵芸閣辭禪閣却訪支郎是  
老郎誰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皆用於對  
聯也

梅聖俞早有詩名故士能詩者往往寫卷投擲以質其  
是非梅各有報章未嘗輕許之也讀黃荅詩卷則云  
鳳凰養雛飛未高雛鷺成羣翅終短讀蕭淵詩卷則  
云野雉五色且非鳳知時善鳴雞若何讀孫且言詩

卷則云汲井欲到深磨鑑欲盡塵讀張令詩卷則云  
讀之不敢倦十未能一曉讀卻不疑詩卷則曰既觀  
坐長嘆復想李杜韓皆因其短而教誨之也東坡喜  
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  
而後已故受其獎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為  
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為高作  
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

無時答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  
回魯直答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知效一官全  
為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  
冰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有  
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鴈不  
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閑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於婉  
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殫舉  
也

韓愈以瀑布為天紳所謂懸瀑垂天紳是也孟郊以簷溜為天紳所謂簷溜擲天紳是也東坡次韻王定國倅潁詩亦有餘波猶足挂天紳之句

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行之為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而興益遠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為五言句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

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窓等詩餘三篇  
用其詩略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  
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  
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  
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萋萋歲時晏物皆復本原山谷  
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萋萋歲華晚昆虫皆閉  
關樂天詩云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食春來夢何處  
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

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歸叟詩話載鼾睡詩一篇以為韓退之遺文其實非也所謂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等句皆不成語言而厚誣退之不亦冤乎歐陽永叔有謝人送枕簟詩因及喜睡其曰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

金鳴與前詩不侔矣

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說饑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富貴則其詩章雖欲不富貴得乎故岐公之詩當時有至寶丹之喻如寶藏發函金作界仙醪傳羽玉為臺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甚多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晏元獻云太乞兒相若諳富貴者不爾道也元獻詩云黎



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此自然有富貴氣  
吾曾伯祖侍郎諱宮雖起於寒微而論富貴若固有  
之嘗有詩云翩翻燕子朱門靜狼籍梨花小院閑又  
云西樓月上簾簾靜後苑花開院院香其視晏公真  
不愧矣若孟郊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陶潛敝襟  
不掩肘黎羹常乏斟杜甫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  
皆巧於說貧者也

歐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聖俞詩者十幾四五稱之

甚者如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又云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又云少低筆力容我和無便難追韻高絕又云嗟哉我豈能知子論詩賴子能指迷聖俞詩佳處固多然非歐公標榜之重詩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歐公後有詩云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而聖俞贈滁州謝判官詩亦云吾詩固少愛獨爾太守知皆言識之者鮮矣張芸叟評其詩云如深山道人草衣捆屨王公大人見之屈膝

蔡君謨娶余祖姑清源君而赴漳南幕余曾祖通議嘗  
贈之詩曰藻思舊傳青管夢拈科新試碧雞才乍依  
守寶蓮花幕更下溫郎玉鏡臺可謂佳句矣韓退之  
送陸暢詩云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  
誇映秀士羣鳴鸞桂樹間觀者何繽紛此二詩事相  
類而語皆奇也

韻語陽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二

宋 葛立方 撰

荆公嘗有詩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或  
謂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有來處若恩字未  
見有出也荆公答曰韓集鬪雞聯句則孟郊云受恩  
慙始隗則知荆公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水護田將  
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  
田豈護田亦有所出耶有好事者謂余言一日有人

面稱公詩謂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以  
為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為的對然庚亦是數  
蓋以十日數之也余謂荆公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  
事者之說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錢起送屈突司  
馬詩云星飛龐統驥箭發魯連書人多稱其工余恨  
龐統驥出處無星字而魯連書有箭字也趙給事中  
晚歸不遇詩忽看童子掃花處始愧夕郎題鳳來前  
句不用事後句用二事皆非律也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  
錢珣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珣所作者余初  
未知其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早入中書一  
篇云不意雲霄能自致空

闕

臘雪新晴

栢子殿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負外雪晴早朝云紫  
微晴雪帶恩光遶仗偏隨鴛鷺行長信月留寧避曉  
宜春花滿不飛香二詩皆珣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  
中書也集中又有登彭祖樓一詩而薛能集亦載則

知所編甚駁也

陳去非嘗為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  
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  
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裡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  
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  
能參少陵逸步後之學詩者倘或能取唐人語而掇  
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連胷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  
葉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



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怜宵皆佳句也鄭  
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  
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  
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倘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餘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高適觀  
陳十六史碑則曰我來觀雅裂慷慨變毛髮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  
未曉也王贊嘗稱之曰鰻肌滌骨水瑩霞絢嘉肴白

將不吮餘雋麗不芬葩苦不癯棘當其得志倏與神  
會孫卻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葢於常花其鳴也靈囀  
於衆響觀其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  
界東送喻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真  
兒童語也寄喻見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  
喻坦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  
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喻見又云纔  
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湖心寺中島云雪折停猿樹

花藏浴鶴泉而寄越上人又云窻接停猿樹崑飛浴  
鶴泉于使君詩云月中倚棹寒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  
城而送伍秀才詩又云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  
鳳城春觀其語言重複如此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  
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鐘白猿垂樹窻邊月紅鯉驚鉤  
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孫  
王所賞長吉云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謝如梧  
蘭至二十七而卒陳無已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

餘無幾何遙知暮夜促更覺後生多至四十九而卒  
語意不祥如此豈神明者先授之耶

連綿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為平側所  
牽則為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沈寥為寥沈是為平側  
所牽秋風生桂枝詩所謂寥沈工夫大是也又以沈  
瀾為瀾沈是為韻所牽哭孫負外詩所謂故侯何在  
淚瀾沈是也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

卷時能點客衣似譏當時閹人用事於人君之前不能主張文儒而乃如青蠅之點素也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豈不誤哉羅隱竊取其意乃曰不思曾腐草便擬倚孤光若道通文翰車公闕肯長其視前作愧矣

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瑣碎金瑣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

欲如此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  
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纈  
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翠水白銀盤  
裡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  
裡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磬徹山谷點化  
之云山空響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新情山谷點化  
之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魯直謂陳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  
可擬哉客有爲余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  
爾杜云昨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杜  
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去  
已遠後山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  
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螢  
元失照杜云秋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追隨  
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則曰文章平日常事杜云乾

坤一腐儒後山則曰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  
後山則曰寒城著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云  
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  
者余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盆盎中  
見此古壘洗者用語相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  
其筆下又何足以病公

五代史補載羅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  
情也動人曹唐曰此乃詠女子障子爾隱曰猶勝足



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要王母詩曰樹底有天春寂  
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南史載孝武嘗問顏  
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  
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  
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典論云文人相輕自  
古而然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  
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苦古人

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鳥明燈  
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  
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  
地為馬悞矣

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膾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  
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送李九  
赴越云鏡水若所憶蓴菜子舊使人以為疑余考地  
理志漢吳縣隸今會稽郡則以鱸魚作越上亦無傷

也

山谷詩多用稻田衲亦云田衣王摩詰詩云乞飯從香  
積栽衣學水田又云手中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豈本  
是耶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  
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甚妙而殆非悠悠者可  
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  
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如

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魯直酷愛陳無已詩而東坡亦不識許魯直為無已揚譽無所不至而無已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耶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蒿苳詩云兩句不甲拆空憤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為間葵藿

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  
異始可以言詩矣

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  
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  
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篇大尊李  
杜而末章有寄語地上友經營何太忙之句病中贈  
張籍一篇有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  
不令見麾幢之句醉贈張徹有張籍學古淡軒昂避

雞羣之句則知籍有意於慕大而實無可取者也及取其集而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鴻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紫掖發章白青闈更詠歌如此之類皆駢句也至於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牒祇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於樂府則稍超矣姚秘監嘗稱之曰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白太傅嘗

稱之曰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由是論之則人之  
所稱者非以詩也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  
艷爾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  
鎖通宵啓玉京冉冉遊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聲  
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燄平宴罷南端天欲  
曉回瞻河漢尚盈盈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  
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

來鎬京春酒霑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材一曲昇平人  
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  
一人之手蓋格律當如是也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  
鴛鴦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胡文公云春暖  
仙萸初糝靡日斜芝蓋尚徘徊鄭毅夫水光翠繞九  
重殿花氣濃薰萬壽杯皆典實富艷有餘若作清癯  
平淡之語終不近爾

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宵一夕



斗標東潏灩晨曦照九重和氣薰風摩蓋壤競消金  
甲事春農鄧溫伯云晨曦潏灩上簾攏金屋熙熙歌  
吹中桃臉似知宮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蔣頴叔云  
昧旦求衣向曉雞蓬萊仗下日將西花添漏鼓三聲  
遠柳映春旗一色齊梁君貺詩云東方和氣斗回杓  
龍角中星轉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求衣親護玉宸  
朝皆佳作也余觀鄭毅夫新春詞四首其一云春色  
應隨步輦還珠旒玉几照龍顏紫雲殿下朝元罷便

令東風到世間其二云春風細拂綠波長初過層城  
渡建章草色未迎雕輦翠柳稍先學赭衣黃其三云  
晴暉散入鳳凰樓一行朱簾不下鉤漢殿鬪簪雙彩  
燕併和春色上釵頭其四云小池春破玉玲瓏聲觸  
簾鉤漸好風閑繞闌干掐花樹春痕已著半梢紅觀  
此四詩與帖子格調何異豈久於翰苑而筆端自然  
習熟耶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鼎

王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  
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為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  
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  
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  
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班  
若滌腸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詩有得於義山者為多  
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著地  
秋聲不斷鴈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溪牋未

破氷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紀之於談苑且曰二公之詩學者爭慕得其格者蔚為佳詠可謂知所宗矣文公鑽仰義山於前涵泳錢劉於後則其體製相同無足怪者小說載優人有以義山為戲者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為館中諸學士搨扯去矣人以為笑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北上篇延之受詔即成靈運久而方就梁元帝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

眇雖有遲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

米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  
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陣奪佳山川長  
瀾四溢魚龍淵衆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  
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  
露照水百怪愁寒烟栖雲閣云雲出救世旱澤決雲  
尋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龍騫荐復起抱石明  
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何當栖如此二詩殆出翰墨

畦逕之表蓋自邁徃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也

余襄公靖嘗在契丹作繡譯詩云夜筵沒邏臣拜洗兩朝厥荷情幹勒微臣雅魯祝君統聖壽鉄擺俱可忒沒邏言後盛拜洗言受賜厥荷言通好幹勒言厚重鉄擺言高高也沈存中筆談載刁約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貌狸移離畢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執衣防閣人匹裂

小木罌貌狸形如鼠而大彼中以為珍饌二詩可作

對故表而出之

案余靖所用契丹語多與今索倫語不合蓋輟轉訛舛無足深考今姑存原文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縈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只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徃徃出乎埃壒之外苟能如

是於詩亦無幾矣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近日  
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  
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  
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敗易也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剗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  
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  
獨未讀送無本詩爾其曰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  
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覩襲元窟



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觀衆鬼之窟皆難事而無本勇  
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為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  
亦是意乎

孟郊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  
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  
籠皆是窮蹙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  
地闊與二子殆霄壤矣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絕云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

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  
君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

韻語陽秋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三

宋 葛立方 撰

元白齊名有自來矣元微之寫白詩於閬州西寺白樂  
天寫元詩百篇合為屏風更相傾慕如此而樂天必  
言微之詩得已格律頗進所謂每被老元偷格律是  
也然微之江陵放言與送客嶺南詩樂天皆擬其作  
何耶東坡嘗效山谷體作江字韻詩山谷謂坡收歛  
光芒入此窘步余於樂天亦云

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綉花草之  
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寄岑參詩云意  
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  
滓飛動摧霹靂贈盧琚詩曰藻翰唯牽率湖山合動  
搖贈陳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  
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  
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視餘子其神芝之與  
腐菌哉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  
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  
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  
漢選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不取建安七  
子而杜獨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  
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有不廢江河萬古  
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乎

賈島攜新文詣韓愈云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  
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可見急於求師愈贈詩云家住  
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味嗜昌歎可見  
謙於授業此皆島未儒服之時也洎愈教島為文遂  
棄浮屠學舉進士撫言載島初赴名場於驢上吟鳥  
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吏部呵唱而不  
覺洎擁至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游詩  
府致衝大官愈曰作敲字佳矣是時島識韓已久矣

使未相識愈豈肯教其作敲字耶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為客多之句非親  
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恥搖尾皇恩  
寬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寔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  
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為客多之實也

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為與李太白無異所謂  
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是也既為前輩  
所賞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一篇豈養直尚惡

其少作耶所謂呼兒極浦下簑簪社瓮欲熟浮蛆香  
輕簑浙瀝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如此等句前清  
江曲似未到也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  
以為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  
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  
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劉  
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



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  
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  
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  
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  
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  
所論殆一轍矣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  
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李義山集中亦載

此詩未知果何人所作也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阨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况下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圍城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文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親見其遺藁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託而作李白在獄中作詩上崔相云賢相變元氣再欣海縣

康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猶有所訴而作是皆出  
於不得已者劉長卿在獄中非有所託訴也而作詩  
云斗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志  
已憐成白髮餘生猶待發青春一詩云冶長空得罪  
夷甫不言錢又有獄中見畫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  
紲之苦不能易雕章續句之樂歟

黃庶字亞夫嘗有怪石一絕傳於世云山鬼水怪著辟  
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家池

館來人士膾炙以為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  
池上怪石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  
先生應是壓風雷着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  
尊半酣書破青煙痕參差翠縷擺不落筆頭驚怪  
黏秋雲我聞中容水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松下  
鋪却雙繒直道難掉首空歸不成畫二詩殆未易甲  
乙也

杜子美詩喜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

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尤見輕重分別本以賜金城書絹素以屬裴行儉是也外史檣杙載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無學沈謝嘲風弄月汚人行止鄭兄之言蓋欲先德行而後文藝亦不為無理也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斃於墻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不得為

朝廷恥遂下詔募捕覓得始得張晏者王承宗所遣  
訾珍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錡之必反已而  
錡果反就誅由是諸鎮桀驁者皆不自安以致於是  
劉夢得有代靜安佳人怨詩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  
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畫堂歌舞人  
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有  
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余考夢得為司馬時朝廷  
欲澡濯補郡而元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

而託於靜安佳人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歟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  
非度之功不足以當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發度  
之功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沒父之功訟之於朝憲宗  
使段文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寶康瓠何異哉李義  
山詩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  
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麓砂  
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愈

書愬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白文成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取元濟以獻與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等語豈不相萬哉東坡先生謫官過舊驛壁間見有人題一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膽炙世間誰數段文昌坡喜而誦之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所諸侯忠



者懷強者畏克融廷湊皆不敢桀勲烈之盛一時無  
與比肩者唯李義山指為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  
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  
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為聖臣則  
可謂裴度為聖相其可哉

李翱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翱有縣君好博渠一詩  
并傳燈錄載答藥山一偈湜祇有浯溪留題一篇而  
已

劉又愛金使酒不拘細行士類鄙之史載又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爾不若與劉君為壽是愛金者又載少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是使酒者而其集有烈士詠云烈士或愛金愛金不為貧義死天亦許利生天亦嗔胡為輕薄兒使酒殺平人豈又自以為烈士耶

劉又詩酷似玉川子而傳於世者二十七篇而已冰柱雪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於正也冰柱

詩云不為四時雨徒於道路成泥祖不為九江浪徒能汨沒天之涯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載欲何之秘藏深宮以禦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於時與玉川月蝕詩稍相類

東坡拈出陶淵明談理之詩前後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以為知道之言蓋摘章繪句嘲弄風月雖工亦何補若覩道者出語自然超

詰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山谷嘗跋淵明詩卷云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又嘗論云謝康樂庾蘭成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驚明二子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詩亦可以見其陳鍵也

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遊戲於煙雲

月露之形可以縱然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  
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踈矣王昌齡  
四時調玉燭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  
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騏  
驎長鳴詩云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  
無言詩云天桃花正發穠李葉方繁此等句與兒童  
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

詩人比雨如絲如膏之類甚多至為此恐未盡其形似

念昔遊云雲門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脚長曾奉  
郊宮為近侍分明亂點羽林鎗大雨行云四面崩騰  
玉京仗萬里橫互羽林鎗豈去國淒斷之情不能忘  
雞翹豹尾中耶

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荆南見寄詩兩篇一  
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  
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續以簾卷青山巫峽  
雨煙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

謝朓題詩月滿樓一云金笳曾掩故人淚玉箭初傳  
明月樓皆續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蛾愁  
人訝其太同余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兩存之爾  
當以前篇為正後篇誠未工也

詩體如八首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神  
為詩者始見於沈炯山谷亦嘗效為之余友人莫之  
用其祖戩嘗以辨舌說賊脫百人於死意其後必昌  
而之用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余嘗以此

格作詩贈之云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燠  
起來敗絮擁懸鶉誰羨龍髯織冰縠踏翻菜園底用  
羊從他春雷吼枯腸擊鍾烹鼎莫渠愛小笔自許猴  
葵香半世饑寒孔移帶鼠米占來身漸泰吉雲神馬  
日匝三檮蒲肯作猪奴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  
來報宜奢丹竈功成無躍兔玉函方秘緣青蛇

仲長統云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蓋  
取無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自後竊取其意者甚多張



志和則云太虛為室明月為燭王康琚則云華條當  
園屋翠葉代綺牕吳筠則云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  
裙劉伶則云日月為扁牖八荒為庭衢皆是意也李  
義山無題詩云春蠶到死絲方歇蠟燭成灰淚始乾  
此又是一格今效此體為俚語小詞傳於世者甚多  
不足道也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  
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

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  
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  
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  
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  
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吾  
兄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為獻坡受之而  
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愛喜智能  
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岫

嶠耳孫叔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轡  
今集中無此詩余曾見其親筆後坡歸宜興道由無  
錫洛社嘗至孫仲益年在髫髻坡曰孺子習何藝孫  
曰學對屬坡曰試對看徐曰衡門稚子璫璫器孫應  
聲云翰苑神仙錦綉腸坡撫其背曰真璫璫器也異  
日不凡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輒記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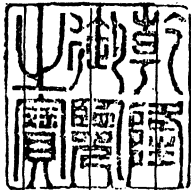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百篇不過  
述郊祀御試經筵翰苑朝見等事至於宮掖戲劇之

事則祕不得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  
守澄之宗姪得宮中之事為詳如叢叢洗手遞金盆  
旋拭紅巾入殿門衆裏遙拋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  
恩又云避脫昭儀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鴟鵂內中數  
日無呼喚寫得滕王蛺蝶圖如此之類非守澄說似  
則建豈能知哉初守澄讀建宮詞謂之曰宮掖之事  
而子昌言之儻得罪將奚贖建與之詩云三朝行坐  
鎮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着進來龍

馬每教騎長承密旨歸家少獨秦邊撥出殿遲不是  
當家親說向九重爭遣外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  
花藥夫人亦有宮詞百篇如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  
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之  
類亦可喜也

郊子稍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麝  
臍何堪夜來雪香色兩淒迷留友人詩云良友間何  
闊春事遽如許勞君下鷗沙一葉繫春渚昨夢墮前

世再見欣欲舞  
聊呼花底杯酒面  
點紅雨狂歌謝  
貫珠清論雜揮塵  
驪駒未可歌  
妙句須君吐  
觀此數語  
似粗知詩家  
畦逕學之不已  
必佳但恐其中  
墮爾



韻語陽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韻語陽秋卷

四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王蹟

謄錄監生臣趙位堂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四

宋 葛立方 撰

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曉苗發崔峒耿漳夏  
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憲宗尤愛綸  
文至詔張仲素訪其遺藁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  
詩所謂舊錄藏雲冠新詩滿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  
引水忽驚冰滿澗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漳端之詩  
也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鴈來者同漳宿旅舍之詩也



風傾竹上雪山對酒邊人者題苗發竹間亭詩也桂  
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寄端峒曉漳之詩也司空  
曉亦有送中孚詩云聽猿看楚岫隨鴈到吳州耿漳  
寄曉云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李端寄綸云熊寒  
方入樹魚樂稍離泉錢起答苗發龍池詩云暫別迎  
車雉還隨護法龍又贈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  
落花間諸人更唱迭和莫非佳句蓋草木臭味既同  
則金蘭契分彌篤爾史載郭曖進宮大集名士李端

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爾請以起姓別賦端立獻一章又工於前起之妬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為可服也

古辭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砧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鏤也破鏡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圍碁燒敗襖着子故衣然陸龜蒙皮日休間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

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  
上句與縈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格為風人詩取陳  
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  
擘開須見薏秋杼著盡更無綦破衫却有重縫處一  
飯何曾忘却是是文與釋並見於一句中與風人詩  
又小異矣

觀楚國先賢傳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  
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及觀文選所載

璩百一篇略不及時事何耶又觀郭茂倩雜體詩載  
百一詩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候解音律而以  
陌上桑為鳳將雛二篇傷翳桑二老無以葬妻子而  
已無宣孟之德可以賙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  
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為子孫積財末篇即文選所載  
是也第四篇似有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  
腸我躬不悅懽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  
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違法而璩為爽長史切諫其

失如此所謂百一者庶幾百分有一補於爽也而爽  
卒不悟以及於旣或謂以百言為一篇者以字數而  
言也或謂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  
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然皆穿鑿之說何足論哉後  
何遜亦有擬百一體所謂靈輒困桑下於陵拾李螯  
其詩一百十字恐出於或者之說然璩詩每篇字數  
各不同第不過四十字爾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蟋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

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  
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  
康強沈休文云載載每礙碌自後用此體作為小詩  
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衡炫紅鵲湖行煜黃華溫庭  
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艷陽皆倣雙聲而為之  
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  
所謂康莊傷荒涼土虜部伍苦皆倣疊韻而為之者  
也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疊韻如謝莊羊戎魏收

崔巖輩戲謔談諧之語徃徃載在史冊可得而攷焉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  
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街七曜起雨拂  
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官  
後云秋堂入閑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  
愁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  
以是知不及起遠甚

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歷僧寺徃徃題詠如題僧壁

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却獻花萬道人禪房云殘陽過  
遠水落葉滿疎鐘題金寺云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  
雲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孤山寺云不雨山長  
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蒞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  
隱天竺蘇之靈嵒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  
隱皆有佳作李沙在岳陽嘗贈其詩曰岳陽西南湖  
上寺水閣松房過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餘吟著  
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賴其詩以標榜者多矣



張祜詩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賞之作詩云  
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故鄭谷云張生  
故國三千里知者唯應杜紫微諸賢品題如是祜之  
詩名安得不重乎其後有解道澄江淨如練世間唯  
有謝元暉解道江南斷腸句世間唯有賀方回等語  
皆祖其意也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  
名公先達為之游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曲終人不

見江上數峯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  
十年張祐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孟浩  
然以是得名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  
得名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  
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李益以是得名烏宿池中木  
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得名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  
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華裾織翠青如葱入門  
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

甚多豈皆如此句哉古人所謂嘗鼎一臠可以盡知其味恐未必然爾杜子美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是几子美胸中流出者無非驚人之語矣讀其集者當知此言不妄殆非前數公之可比倫也

劉禹錫嘉話載楊祭酒贈項斯詩曰度度見詩詩恣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斯集中絕妙佳句如晚春花云疎與香風會細將

泉影移別張籍云子城西並宅御水北同渠拙惡有  
餘宜祭酒公謂標格勝於詩也祭酒乃敬之也其贈  
斯詩鄙俗如此與斯亦奚遠哉

趙嘏長安秋望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  
樓當時人誦詠之以為佳作遂有趙倚樓之目又有  
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潮未落  
魚葭霜在雁初飛亦不減倚樓之句至於獻李僕射  
詩云新諾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流則謬矣

或云韋應物乃韋后之族憑恃恩私作里中橫故韋集  
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  
中橫家藏亡命兒武皇升仙去把筆學題詩兩府始  
收迹南宮謬見推夫武皇平內亂殺韋后不應后之  
族敢於武皇之時豪橫若此正恐非后族爾李肇國  
史補言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  
與楊開府詩所述不同豈非武皇仙去之後折節悔  
過之時耶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  
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  
吹落春風香

韋應物奉謝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罷清夜道相存東  
坡次王鞏韻云郡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子由春盡  
詩云楞嚴十卷幾回讀沚酒三升是客同道貴冲寂  
宴主歡暢二者恐不能相兼也白樂天延樂命醕之  
時不忘於佛事達者至今譏之

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為言謝惠連云  
四節競闌候六龍引頽機沈約云馳蓋轉祖龍回星  
引奔月陸機云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既虛崦嵫盈逝  
者若斯安得停司空圖云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  
膠黏日月孟郊云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皆佳語  
也至盧仝歎昨日詩則曰上帝版版主何物日車劫  
劫西向沒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不得皆白骨則又  
以不得行道為歎非止欲行樂而已也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  
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  
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在  
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  
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  
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  
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  
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



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屈原趙李牧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困於讒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爾

韓退之詩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明燈夜觀暴月暗秋城柝言樂而不及苦陸士衡從軍行云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奈何言苦而

不及樂至於王仲宣作從軍詩則曰從軍有苦樂但聞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思謂從曹操也其詩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似非擬人必於其倫之義蓋仲宣時為操軍謀祭酒則亦無所不至矣

老杜雨詩云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而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而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句似之殆

是同一機軸也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可見其素窶後有詩云賓秩已覺厚私儲常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按郊為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翳尉郊往來其間曹務都廢至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則安得有私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辱且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

笙竽之樂也

韻語陽秋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韻語陽秋卷五

宋 葛立方 撰

永和中王羲之修禊事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羣賢畢至  
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  
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攷也今觀羲之  
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凝之肅之徽之徐豐之  
袁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元之  
蘊之渙之郗曇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

曹茂之華平巨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  
王獻之謝琨卞迪卓旄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  
綿華着謝藤王擬呂系呂本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  
成罰酒三觥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  
殤而羲之序乃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  
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  
時羲之之詩爾其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  
濱寥閒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

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  
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  
寒溫而已旣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  
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  
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  
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  
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謂  
獻之等發也



貞觀中尚藥求杜若勅下度支省郎判送坊州貢之本  
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讀謝朓詩悞郎官如  
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予觀屈平九歌曰  
采芳洲兮杜若謝朓詩乃用九歌語晉書天文志郎  
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依烏郎府是也曹官徒知謝  
朓詩而不知有九歌徒知郎官上應列宿而不知非  
二十八宿也

劉禹錫嘉話錄云作詩押韻須要有出處近欲押一錫

字六經中無此字唯周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餽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鶴觴白墮乃人名予瞻詩云獨看紅渠傾白墮石林避暑錄云若以白墮為酒則醋浸曹公湯燐右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康亦作酒人而選詩遂以為酒用東坡豈祖是耶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為謝安携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山唐裴晁與石渭等鑑湖聯句有興裏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游餘杭東西巖詩註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携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

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  
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迹云安  
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  
李白有憶東山二絕云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  
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携謝妓長嘯絕人羣欲  
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山陳  
軒乃錄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所據耶南史載宗  
劉勔經始鍾嶺以為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

山矣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湮漫無聞之歎峴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詠多矣吳興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興峴山去城三里有李適之窪尊在焉東坡守吳興日嘗登此山有語云茗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東陽峴山去東陽縣亦三里舊名

三丘山宋商中文素有時望自謂必登台輔忽除東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悵然流涕郡人愛之如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山二峯相峙有東峴西峴唐寶歷中縣令於興宗結亭其下名曰涵碧劉禹錫有詩云新開潭洞疑仙府還寫丹青到雍州即其所也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滿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云少年操筆坐中庭筆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童子常

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  
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  
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寧四年旣預政  
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  
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一人而略諸儒傳記  
之學為文者惟務訓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詞遂復  
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  
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

作詩時張若虛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蟲魚晚歲彫蟲  
恥壯夫自是諸生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李  
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唯有少陵頑鈍叟靜中  
吟撚白髭鬚蓋若虛自謂也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  
唐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翱行狀謂  
為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貞元十九年  
關中旱饑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



宮市之疏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以謂京師旱  
民饑詔蠲租半有司征求反急愈與同列上疏言狀  
為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予考退之自連山移江  
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  
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  
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愈  
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  
者又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

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姦宿賊銷縮摧沮疊疊百餘  
言皆叙其歌慕之意其後實出為華州又有書云愈  
於久故游從之中蒙恩獎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既  
為實所讒不應此書拳拳如是及觀江陵塗中詩云  
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  
又岳陽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  
出官曰此禍最無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伍文未  
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

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又有永貞行以快佞文之貶其末云卽官清要為世稱荒郡僻野嗟可矜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旣往宜為懲則知陽山之貶佞文之力而劉柳下石為多非為李實所讒也

長慶四年退之為吏部侍郎薨於靜安里第李翱行狀載屬纊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曉年止四十二某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失大節

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朔祭文曰：人心樂生，皆惡其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於中。張籍祭詩亦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及當臨終辰，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蓋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故於生死之際，超然如此。宣室志載：威粹骨絕國世，與韓氏為仇。神人以帝命召公計事。愈曰：臣願從大王討之。未幾而愈卒。公神道墓志行狀俱不載，而正見於小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生

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為乎李肇國史補謂愈登華山絕頂度不可返至於發狂慟哭今觀易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不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觀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

蘇曄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闕忘甚多予  
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  
正為功臣與令狐渙同為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  
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  
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  
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  
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  
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

作無疑而筆談以為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爾  
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  
所謂舊詩之闕忘者乎

石林詩話載元豐間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  
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且  
云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蟄  
龍非不臣何得童子厚從而解之遂薄其罪而王定  
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黃州時上欲復用王禹玉以歲

寒惟有蟄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予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其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其強狠自不以為然又云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相哀者唯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真與世俗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救解之力為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茶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歷中蔡君謨為



福建漕更製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州又製密雲龍以獻其品高於小團而其製益精矣曾文昭所謂莆陽學士蓬萊僊製成月團飛上天又云密雲新樣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是也唐陸羽茶經於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貢特盛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間修貢則兩守相會山椒有境會亭基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是已然又云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

團三百片則團茶已見於此當時李郢茶山貢焙歌  
云蒸之護之香勝梅研膏架勤聲如雷茶成拜表貢  
天子萬人爭噉春山推觀研膏之句則知嘗為團茶  
無疑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祇謂之草茶而已  
張籍嘗勸韓愈排釋老不若著書而愈以謂化當世莫  
若口傳來世莫若書懼吾力未至至之未能也請待  
五六十然後為之外集有愈答侯生問論語書云昔  
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愈既

死籍祭詩有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則知愈晚年  
嘗注論語未訖而絕筆小說載愈子昶為集賢校理  
有金根之誤則未必能卒父業所望者籍湜輩爾籍  
祭詩曰為文先見草又云公比欲為書遺約有修章  
愈將死亦喻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磨滅者惟子  
是屬則所望於二公至矣惜乎此書不全也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晚書莫如我苟能通  
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

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平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手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華麗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各居其一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奢淫極矣隋克臺城後主與張孔坐

視無計遂俱入井所謂胭脂井是也楊脩詩云擒虎  
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倉惶益見多情處同  
六甘心赴井中李白亦云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  
樹後庭花今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  
痕若胭脂相傳云後主與張孔淑痕所染石欄上刻  
後主事跡八分書乃大歷中張著文又有篆書戒哉  
戒哉數字其它題刻甚多徃徃漫滅不可攷寺即景  
陽宮故地也以井在焉好事者徃來不絕寺僧頗厭

苦之張芸叟嘗有詩戲僧云不及馬嵬襪猶能致萬金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冬十月至  
治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  
雲有愧於心及觀自歎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  
金帶遶腰光戎申詠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  
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  
用赤紱人皆以為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

制紫為三品之服緋為四品之服淺緋為五品之服  
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  
銀飾樂天時為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  
有袁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  
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  
樂天同

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  
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  
叫閭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駢  
討論倚風遺鴨路隨水到龍門舊註陳希烈常見素  
為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末  
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藻鑑之  
重者矣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為相至八月見素代之  
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  
甫之文乃為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世人論淵明自永初以後不稱年號祇稱甲子與思悅  
所論不同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九章  
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絕  
景窮居正風凌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  
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隨時迷變  
則愚介介若人特為正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蓬  
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  
耶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者以謂失本惠而傷吾仁固也  
或又咎帝短喪為傷於孝予觀遺詔率皆言為已損  
制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進與薛宣  
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思古注云漢制自文  
帝遺詔國家遵以為常則咎歸於文帝矣而王荊公  
詩云輕刑死人衆短喪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  
能謀輕刑死人衆則固然矣短喪生者偷則是誣文  
帝也

韻語陽秋卷五